

学生课外阅读文库

双读版

古文观止

吴楚材 吴调侯 / 编
唐尧 / 主编

第四卷



吉林电子出版社

学生课外阅读文库

古文观止

第四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吴楚材 吴调侯 编
唐尧 藏书章

吉林电子出版社

送杨寘序

欧阳修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於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必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及从荫调，为尉於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於琴亦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

[译文]

我曾经得过过度忧劳的病，辞职回家静居休养，也不能治好。不久，向朋友孙道滋学弹琴，学会了宫调的几个曲子，时间一长就爱上它，也就不知道那种病在自己身上了。

弹琴作为一种技艺是小技艺，可是，如果达到了极高的造诣，音响宏大的是宫声，尖细的是羽声，只要你抚着琴弦急骤地弹奏，就能在突然之间变更声调，快速的曲调能够使人凄凉地感到迫切，缓慢的曲调能够使人舒畅地感到平和。有时像倒塌了崖壁，断裂了石头，高山上涌出了瀑布；忽然又像狂风暴雨在夜里到来。有时像失去配偶的男人或者死了丈夫的妇女在悲哀地叹

气，突然又像一双小鸟在融洽地此唱彼和。那忧深思远的琴声，简直就是虞舜和周文王、孔夫子留下来的声音；那悲哀愤慨的琴声，简直就是尹伯奇那样的孤儿、屈原那样的忠臣的嗟叹声音。喜怒哀乐的曲调，感动人心必定很深；而纯正、质朴、恬淡和明净的曲调，同尧、舜和三代的言语、孔子的文章、《易经》上的担忧的心思、《诗经》上的怨恨讥刺的歌声没有什么两样。假如能够用耳朵仔细聆听它，用手指认真学好它，选取其中平和的曲调，来疏导那些郁闷的心情，抒发那些深埋的思想，那么，感动人心之处也一定能够到达极其深刻的程度。

我的朋友杨真，好学习，有文才，多次考进士，不能如愿。后来根据祖上的恩荫，调补为剑浦县尉。那里地方很小，又远在东南数千里之外，这样他的心当然有所不平。况且他从小就多疾病，而南方又少医药，风俗饮食习惯也不相同。他那多病的身体，不平的心情，居住在不同习俗的环境里，能够郁郁愁苦地长久生活下去吗？然而，想要平和他的心情，调养他的疾病，学习弹琴也许对他有所帮助。所以我作了这篇谈琴的文章，为他送行，并邀请孙道滋来一起喝酒，送一张琴给他，作为临别的纪念。

〔赏析〕

杨真因长期感伤怀才不遇，年轻时就患上“幽忧之疾”，身体羸弱。欧阳修知道杨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同情其遭遇，故当杨真离京远赴剑浦数千里外就任时，作者写下这篇序文送行，对友人表现出无限的关切。

序中着力描写琴声陶冶感情的力量，以自己弹琴疗疾的体会，解除友人对所患之疾的隐患。劝慰杨真用弹琴来寄托情怀，“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排遣愁绪，去战胜病魔，度过异乡的艰难岁月。文章写得含蓄真切，对琴声的描写形

象生动，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清人储欣对此篇文章评价极高：“千秋绝调，此移我情。风雨如晦，取公此序，朗诵数通，亦足解幽忧之疾。”（清·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六一居士全集录》卷五）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於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讎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於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於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译文]

啊！昌盛与衰败的道理，虽说这是由于天命，难道不是出乎人为的吗！探求唐庄宗之所以获得天下以及他所以失去的原故，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世上人说晋王临终之际，拿出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

说：“梁，是我的仇人；燕王是我举荐扶植起来的，契丹曾经和我订立盟约，结拜为兄弟，可是他们都背叛我而归附梁。这三件事，是我死了也抱恨的。给你三枝箭，你一定不能忘了你父亲的意愿。”庄宗接过了三枝箭，并把它保存在宗庙里。此后每逢作战，就派遣官员用羊和猪各一头去祭告宗庙，恭敬地拿出箭来，装在锦囊里面，背负着箭在前面开路，等获胜归来再把箭放进宗庙里。

当他用绳索绑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颅，走进宗庙，把箭交还到先王的灵位前，禀报大功告成时，他气宇轩昂，可真称得上雄壮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里一声疾呼，作乱的人便四面响应。庄宗慌慌张张地出兵东进，还没等看见叛贼，士卒就已经逃跑溃散了，君臣面面相觑，不知去向何处，到了割断头发，对天发誓，痛哭流涕的地步，这是何等的衰败啊！难道是取得天下困难，而失去天下容易么？或者推究他成功和失败的经过，都是由于人事造成的呢？

《尚书》上说：“满招损，谦得益。”忧虑劳苦可以使国家兴盛强大，安逸享乐可以使自身衰亡，这是当然的道理啊。因此当庄宗兴盛的时候，天下的英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对抗；等到庄宗衰败了，便被几十个伶官围困迷惑，最终落得国破身亡，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由此可见，祸患总是通过细微的事情积累发展而导致的，聪明勇敢的人大多是因为被他所溺爱的人或事物围困迷惑而受累，难道仅仅指伶官吗？

[赏析]

本文是欧阳修编撰《五代史》中的一篇。记载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伶官，沉溺酒色，最后死于兵变的史实。这篇序便是对此而发的评论。作者通过后唐盛衰过程的分析，总结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

溺”的历史教训，得出国家的成败得失全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论断，以为后世治国者戒鉴。

本文结构谨严，叙事说理紧密结合。以感叹入论，总挈全文；以叹语作结，归出正义；反复运用盛衰对比、欲扬先抑的手法。语言简洁流畅，婉转自然。在警语、要语处，采用整饬句式，而又杂以散句相承，凝重而不板滞。文中多用叹语，风调委婉，更具有一唱三叹之妙。使论理之文，显神采之致，赢得后世读者赞赏不已。“此文章，千年绝调”（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

五代史宦者传论

欧阳修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於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已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於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挟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於内，而疏忠臣硕士於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则祸斯及矣。使其一悟，（≈NC378）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祸”者，谓此也。可

不戒哉！

[译文]

自古以来，太监搅乱人们的国家，那根源要比女人造成的祸害深。女人不过靠容漂亮罢了，太监的祸害不止一桩。因为他们干宫里的事情，跟君主接近而且亲昵，他们的存心专横而且凶狠。他们能够耍小聪明迎合君主的意旨，靠小信用抓牢君主的心理，使君主必然信任他们，而且爱近他们。等到他们已经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后借祸福来恫吓他，从而把持他。这时候，虽然有忠心耿耿的大臣和学问渊博的谋士在朝堂上做官，君主却认为他们是距离自己疏远的人，不及生活在前后左右的亲近的太监可以依靠。所以，同生活在前后左右的太监一天天地更加亲密，就会跟忠心耿耿的大臣和学问渊博的谋士一天天地更加疏远，因而君主的势力就一天天地更加孤单。君主的势力孤单，害怕祸事的心理就一天天地更加急切，因而太监把持的权力一天天地更加牢固。君主的安宁或者危险，出自太监的欢乐或者恼怒，祸殃潜伏在宫廷内部，那么先前的认为可以依靠的人，竟然是造成祸害的根源。祸患已经很严重才觉察他们的奸邪，想要同疏远的臣子，设谋除去生活在左右的亲近的太监，事情办得慢一点就会养成祸乱而且加深祸乱，事情办得快一点就会挟持君主把他作为人质。这时，即便有圣人的智谋，也不能参与想办法了。就是想出了办法也不能实行，实行它也不能成功，弄到那最厉害时就要败俱伤。所以，祸患大的就丧失国家，其次就毁灭自身，从而使奸雄能够把它作为借口乘机起来，直到挖出那些太监们及其党羽，把他们全部杀死让天下人的心里痛快方才罢休。这是过去史书上记载的太监造成的祸害常常如此，并不是一个朝代啊。

看来，做帝王的并非愿意培养祸害于宫廷之内，疏远忠臣贤士于朝廷之外，则由于逐渐积累起来的态势迫使他这样的啊。至

于帝王对女色的迷惑，不幸如果一直不觉悟的话，那末祸患就来临了。如果他一旦觉悟，提起她来扔掉就行了。但是宦官的为患，虽然想要悔悟，然而那处境却有不能去掉他们的难处啊。唐昭宗的事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我们说过的：宦官为害比女祸深，就是指此而说的。难道不应该以此为戒吗？

〔赏析〕

这是《新五代史·宦者传》评论中的一部分，题目是后人加的。主要是讲宦官乱国，深于女祸。文章详细分析了宦官怎样通过小善、小信而逐步把持政权的过程。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

本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犹如引绳，环环而转”（金圣叹语），从而指出了宦官专权的严重后果，从而警告帝王们不要渐积养祸。不过，宦官专政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本文把王朝衰亡的原因归咎于宦官、女祸，显然还未触及问题的本质。这也说明作者在处于当时条件的本身局限性。

相州昼锦堂记

欧阳修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阂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於其嫂，买臣见弃於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於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士。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於一时，出於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裳，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於相，乃作昼锦之堂於后圃。既又刻诗於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於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於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译文]

作官做到将相，富贵以后回到家乡，这按人之常情看来定很荣耀的事情，并且自古到今人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大凡读书人在未得志的时候，在家乡坚守穷困，一般人甚至小孩子都可以轻视他，欺侮他。例如苏秦遭到他嫂嫂的不以礼相待，朱买臣被他的妻子所抛弃。一旦他们得志了，乘坐着豪华的大车，前面旌旗挥舞引路，后面骑兵护卫跟随，街道两边的人肩挨肩，脚跟脚地抬头观看，啧啧赞叹。这时候，那些庸夫愚妇四处奔走相告，吓得汗流浹背，羞愧地跪倒于地，在车尘和马蹄之间表示自己的懊悔，为自己请罪。这是穷苦的读书人终于得志而意气昂扬的场景，过去人们将其比作是衣锦还乡的光荣之事。

大丞相魏国公却不是这样。公是相州人。世代有美德，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官。公在年轻时，就已考取很高的科第，做了很大

的官。四海之内的读书人，在下面闻知大名、仰望余辉的时间，大概也有好多年了。上面所说将相富贵的事，都应当是公所早已具备了的。不像穷困失意的人，侥幸在一时得志，出于庸夫愚妇的意料之外，使他们惊骇，向他们夸耀。这样看来，表示将军的威严，高高飘扬的牙旗和大纛，并不足以成为公的荣耀；表示宰相的地位，手中所拿的桓圭和身上所穿的袞衣，也不足以显示公的高贵。只有德泽广被人民，功勋施与国家，把这些都刻在钟鼎和石碑上，编成诗歌播唱，光照后代，直到无穷的未来，这才是公的志向，而读书人也是以此作为对公的希望。岂只是夸耀于一时，荣耀于一乡呢！

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做相州的知州，于是在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后来又刻一首诗在石碑上，赠送给相州人。他的话中把那种以回报恩仇为快事，并炫耀名望声誉的行为视为可鄙。原来他不以古人所夸耀的事情为荣，却反过来把它作为一种警戒。从这里可以看到魏国公是如何看待富贵的，而他的志向又哪里是能够轻易估量的呢？所以，他能出将入相，为国劳苦，无论天下太平或遭逢患难，都保持一样的态度。至于面临重大事情，决定重大意见，他也总是庄重严肃，不动声色，就把天下稳定得像泰山一样，真可说是安邦定国的大臣了。他的丰功伟业用来刻在宗庙的鼎上，被歌唱传扬，是国家的光荣，不仅仅是街巷乡里的荣耀。我虽然没有机会登上魏国公的昼锦堂，却曾经有幸拜读魏国公的诗，对他实现自己的志向而感到高兴，很乐意说给天下的人听，因而写了下来。

〔赏析〕

古人把富贵而归故乡，比作白昼穿锦，无比荣耀。韩琦功绩显赫，名重一时，却不以威风排场为荣，而志在“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为此，他在回家乡担任知州时特建“昼锦堂”，以表其志，以此告诫，从而“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垂无穷”。

对此，欧阳修极为赞叹。他在本文中紧扣“昼锦”二字层层发挥，引史实作证，用苏秦、朱买臣等炫耀富贵的庸俗行为作陪衬，盛赞韩琦的不同凡俗的品行与心态。

正是非韩公其人，不足以当“邦家之光”；非欧阳其文，不足以显韩公之志。二者融合，相得益彰，从而构成了这篇“所谓天下莫大之文章”。（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

丰乐亭记

欧阳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滢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於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於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於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买，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於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译文]

我在治理滁州的第二年夏天，才在饮滁水时，感到它的甘甜。我问询滁人这水的源头，得知就在州城南面一百步的近处。它的上源是丰山，高耸挺立；它的下面是幽谷，阴暗深藏；中间一股清泉，水势汹涌，向上涌山。我上下左右，四顾观赏，感到很快活。于是疏通泉水，凿去岩石，开辟出一块地方，修建了一座亭子，常同滁州的人到那里游玩。

滁州在五代混战的时候，是个互相争夺的地区。过去，太祖皇帝曾经率领后周兵在清流山下击溃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的外面活捉了他的大将皇甫晖、姚凤，就此平定了滁州。我曾经考察过滁州地区的山水，查核过滁州地区的图籍，登上高山来眺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捉的地方。可是，当时的人都已经不在，因为天下太平的时间长久了。

自从唐朝丧失政权以后，海内分裂，英雄豪杰同时起来争夺天下，到处成为敌国的，数都数不清。到宋朝承受天命，圣人出现，天下统一。从前倚仗险阻踞守的国家，都被铲除和消灭。百年之间，只是淡然看见山高水清，想要打听当时的情况，但是经历世事变迁的老人都没有了。如今滁州处在长江、淮河之间，是车船商贩及四方宾客不来的地方，百姓的生活中不了解外面的事情，安心于农事，满足于他们的衣食。快乐地生活，一直到死。有谁知道这是皇帝的功德，使百姓休养生息，抚育滋养万物百年之久啊！

我来到这里，既喜欢这个地方偏僻，公务清简，又喜欢这里风俗安闲。既然在山谷间找到这股泉水，就天天跟滁州人在一起，仰望丰山，俯听清泉，春天采摘幽香的花草，夏天在大树下乘凉，秋冬风霜冰雪之时，山峦峻峭显露，四季的景色，没有不叫人喜爱的。又幸逢这里的百姓因丰收而欢乐，高兴与我一起游玩。我因而根据这里的山水，称道这里风俗的美好，使百姓懂得

他们能够平安地享受这丰年的快乐，是因为有幸生活在太平无事的时代。宣扬皇帝的恩德，来和百姓共享欢乐，这是刺史的职责，于是我写了这篇记文来为这个亭子命名。

[赏析]

此文是欧阳修被贬到滁州为所建造的丰乐亭而写。虽然作者仕途上失意，但为能远离风波而感到庆幸。文章的主旨是歌颂宋王朝统一中国，结束战乱，使人民能休养生息的功德。文章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既描述此时滁州山高水清，民乐岁丰，又回顾百年前这里战乱的往事，在记叙中反复抒发感慨，写得很有感情。

金圣叹在评述此文时说道：“记山水，却纯述圣宋功德；记功德，却又纯写徘徊山水。寻之不得其迹，曰：只是不把圣宋功德看得奇怪，不把徘徊山水看得游戏。此所谓心地淳厚，学问真到文字也。”

醉翁亭记

欧阳修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於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於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於负者歌於涂，行者休於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

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译文]

环绕着滁州城的都是山。它的西南方的许多山，林木和山谷格外优美。望上去林木茂盛、幽深秀丽的，就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地听到潺潺的流水声，进而看到一股泉水从两座山峰之间奔泻出来，那便是酿泉。山势回环，路也跟着拐弯，有座亭子像鸟儿展翅一样高踞在酿泉之上，那就是醉翁亭了。修建亭子的人是谁？是琅琊山上的智仙和尚。给亭子命名的人是谁？是滁州太守用自己的别号来命名的。太守和宾客来这里游宴，太守稍稍喝了一点酒就醉了，而且年纪又最大，所以给自己取了个别号“醉翁”。醉翁的心思并不在喝酒，而在于游览山水的乐趣，是领会在心里而寄托在酒中。

如果太阳出来，林中的雾气便散开；云雾积聚，山岩的洞穴便昏暗，这种阴暗晴朗的变化，就是山中的清晨和傍晚啊！野花开放，幽香扑鼻；佳木秀丽，一片浓荫；天高气爽，霜色洁白；水位低落，山石露出。这就是山间四季的景色啊！早晨出去，傍晚归来，四季的景色不同，因而其乐也就无穷无尽啊！

至于背着东西的人在路上唱着歌，过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呼唤，后面的人应和，老老少少，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到溪边捕鱼，溪水深，鱼儿肥；用泉水酿酒，泉水香甜，酒味清醇；野味野菜，杂乱地摆在面前，这就是太守所设的宴席。宴饮

的乐趣，不在于音乐；投壶的投中了，下棋的下赢了，酒杯和酒筹杂乱交错，人们时起时坐，大声喧笑，是宾客们欢乐的情景。那面容苍老，鬓发斑白，歪倒在他们中间的，是喝醉了的太守。

过了一会儿，夕阳落山，人影散乱，这是宾客们跟随太守回去了啊！浓密的树荫下，飞鸟鸣声上下，这是游人离去后鸟儿在欢乐啊！然而，鸟儿只知道山林的乐趣，而不知道人的乐趣；人们只知道跟着太守游览的乐趣，却不知道太守是为着他们的快乐而快乐啊！醉了能与人们共同快乐，醒了又能记述成文的，只有太守啊！太守是谁呢？庐陵的欧阳修啊！

[赏析]

本文是欧阳修被贬到滁州后所写一篇山水游记。据《琅琊山志序》：“琅琊为滁胜区，自晋元帝游息于是名而以立，自唐刺史李幼卿与僧法琛建开化禅院而寺以兴。”本文的出现使琅琊山更成为文人墨客所向往的地方。

本文通过叙述自己与游客在醉翁亭中畅饮的欢快情景和亭外变化多姿的自然景色，表达了“与民同乐”的思想情怀和初见政绩之后的喜悦心情。

本文在结构上逐层推进，环环相扣，语言精炼，骈散结合，错落有致。实乃千古名篇。

对于此篇有文赞曰：“文中之画。昔人读此文谓如游幽泉邃石，入一层才见一层，路不穷兴亦不穷，读已令人神骨倏然长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九)

秋声赋

欧阳修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

至。其触於物也，钏钏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於时为阴；又兵象也，於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黧然黑者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译文]

欧阳子正在夜里读书，听到有声音从西南方传来，惊惧地倾听，说：“怪呀！”起初是沥沥的雨声夹杂着飒飒的风声，忽然奔腾澎湃，好似波涛在夜晚猛惊，风雨骤然而来。撞到物体上，钏钏铮铮，像金属的东西一起响鸣；又像开赴前线的军队，口中衔枚，急速奔走，听不见号令，只听见人马的行走。于是对童仆说：“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出去看看。”童仆说：“星光月色，明亮皎洁，银河横在天上，四周没有人声，这声音出在树林间。”

我听了说：“哎呀，可悲啊！这是秋天的声音，为什么要来呢？秋天的情景是这样的，它的色彩凄凉暗淡，烟消云散；它的